

文圖／林佳谷 台北醫學大學公衛系教授



展翅高飛-台北醫學大學93學年度畢業典禮

展翅高飛

是他觀察鳥的飛行，並收集羽毛以線與蠟的固定做成了一對翅膀，並同時為兒子伊卡洛斯（Icarus）做了一對小翅膀。臨飛前告誡兒子：「不可飛太低，翅膀會沾上海水，就飛不起來；飛得太高，翅膀上的蠟會融化，羽毛掉落，或因太接近太陽而使羽毛著火。一定要緊跟在後頭。」於是老鳥帶菜鳥飛離克里特島。但得意忘形的兒子，享受空中自由自在逍遙的飛行，竟忘掉了父親的忠告，愈飛愈高，終於灼熱的太陽融化了蠟黏的羽翼，伊卡洛斯在驚恐中下墜，羽毛紛紛崩解、散落，父親的忠告變成了死亡的事實，Icarus終墜海而死。

馬諦斯的藝術創作

野獸派大師法國藝術家馬諦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是20世紀最擅長使用色彩的藝術家之一，其重要性與畢加索齊名。1940年代因十二指腸癌，眼力近盲，生活被局限在輪椅上，這時他有創意地發展剪紙貼畫的藝術創舉，剪刀成了他的創作重要道具。他融合藝術與人文，進入冥想的境界，設法將外觀下內在的精髓很平衡、很清純地表達出來。於是對Icarus的主題，以最簡單的剪紙線條，將一個黑衣人伸開雙手做展翅狀，頭略歪斜，在深藍背景的天空中呈現無助的模樣。在身體四周有黃色的星體（也可代表二次大戰期間可怕的高射炮炮火），襯托出他的下墜與人生的險境。但是作者不忘給這個膽大妄為、雄心過大的Icarus留下一顆紅色的心（赤子之心），因為這個古希臘家喻戶曉的故事，無疑地表明了一種文化情感和姿態，這樣的民族渴望著思想自由自在地飛翔。今日英文生字“Icarian”就是「膽大妄為的、雄心過大的」意思。

以上Icarus這個剪紙作品（1943年）收集在

台北醫學大學今年（93學年度）畢業典禮的主題是：「展翅高飛」。在杏春樓大禮堂舞台的紅色布幔上有一隻展翅白色大鵬鳥向右前進飛行，展、翅、高、飛四個大紅字，由左而右標貼在大鳥身上下，設計美觀大方，有創意，一眼望過去就激起了我的好感與不少的聯想。這回擬從希臘神話“Icarus”與野獸派大師馬諦斯的剪紙作品，來探討「展翅高飛」的深層意涵。本文將融會神話故事，科學與藝術創作，與形而下的科學到形而上哲學的沉思。

神話故事Icarus

地中海的愛琴海文化，早在希臘人來到前，已在愛琴海南邊的克里特島創造出了高度的邁諾斯文明（the Minoan civilization, c. 3000～1500B.C.），又稱克里特文明。國王邁諾斯（Minos）是宙斯（Zeus）與歐羅巴（Europa）的兒子。王后Pasiphae與海神Poseidon送來的白公牛有姦情，生下牛頭人身的怪物Minotaur，它生性凶暴，雅典城每9年得給克里特國王進貢7名童男7名童女，送給怪物吃。國王請雅典建築大師戴達羅斯（Daedalus）在宮殿Knossos設計一座迷宮，將怪物Minotaur關住，一直到後來雅典大英雄鐵修士（Theseus）的出現，在Ariadne（Minos王與Pasiphae女兒）的幫忙下，進入迷宮，殺死怪物。

縱使擁有國王的友誼，巧工Daedalus開始厭倦外地的流浪生活，計畫逃離這四面環海的孤島。雖然國王阻止了他陸上與海上的去路，但還有天空呢！他計畫從天上逃走（遠走高飛）。於

“the Illustrated book, Jazz, 1947”（《爵士音樂圖解書》，1947），已成了世界藝壇的名作。數年前馬諦斯畫展在台北舉辦時（歷史博物館，2002），這幅Icarus圖就高懸在台北市政府（仁愛路）正門頂端。不曉得，當年的市府團隊有沒有從對這幅圖的認知，而知道戒慎恐懼，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的難堪事件發生，比如917（2001年）水患與SARS（2002年）的狼狽樣。埃及開羅機場，不忌諱地將“Icarus”故事製作了一幅壁畫，作為現代飛行的警戒。

展翅高飛的啓示

我們說文藝復興的真意是中世紀的人想恢復希臘黃金時期自由自在的思想生活方式，其中藝術三傑中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除了藝術創作外，更是醫學解剖與科學巧工設計的科學家，他當年的飛行器，礙於當時材料科學無法配合，在2003年已由英國團隊將他的設計付諸實現。

在西方醫學期刊中有“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者，是美國疾病管制局CDC在疾病追蹤與型態分析方面的雜誌，創刊於1995年，在其2003年5月號的封面特別以Matisse的“Icarus”作為封面，強調旅遊醫學中的一些生物性危害。它的說明是：我們的時代已從Icarus向日性的追尋進入太空探險。我們繞地球轉，不顧太陽與地心引力，我們繼續在地球與外太空漫遊與探索。但我們在朝目標前進中並沒有征服地心引力與世俗的危害。就如Daedalus粗製的羽翼，我們的翅膀也將在高溫下融化，在旅行中我們將受制於生物危害，外來的微生物。可能會像是SARS或常見的腸道細菌（包括Aeromonas spp.產氣單孢菌屬），由於這些危害將緩慢我們的行程也限制了我們探險的極限。

自從飛行成為可能之後，飛得愈高、愈快、愈遠、一次在空中的停留時間愈長、容量愈大、同時愈舒服，成了人們一次次向極限挑

戰。就如日本新幹線3種不同速度的列車“こだま”（音“kodam”，echo回音之意，有聲速的思維）“ひかり”（音“hikar”，light光之意，有光速的思維）“のぞみ”（望み，音“nozom”，wish願望之意，有達到心念一般快速的思維）；在飛機的速度上也從螺旋槳、噴射機到超音速（Supersonic，如協和客機Concorde），今日更朝向



Icarus, 1943— Henri Matisse.
(from the illustrated book, Jazz published in 1947
by E.T.Γiade)

特超音速X-43A（hypersonic，10倍音速）的境界努力，屆時環繞地球一周僅需4小時，美洲到亞洲僅2小時。今日的A-380歐洲空中巴士最大的客機，有555人的容量，在飛機上也有居家的舒適品質。

以上的成就的確有莊子·《逍遙遊》中那隻大鵬鳥的氣勢與成就，但我們希望文章後段那隻斥鴳小鳥的另類哲學與自我認知的人生觀也可提供參考：「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雖

沒有大鵬鳥能絕雲氣、負青天之沖天之勢，但它覺得很快樂，也不怕摔死。這種感覺與德國童謠，也就是我們的兒歌「我是隻小小鳥」有相近之處：「我是隻小小鳥，飛就飛，叫就叫，自由逍遙。我不知有煩惱，我不知有憂愁，只是愛歡笑。」

「遠走高飛」是Daedalus「展翅高飛」的動機；「乘願再來」或「倒駕慈航」是高僧大德為普渡眾生故，實踐「服務的人生」的意志。雖然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但人生苦短，能夠平坦些，並且「心想事成」還是好事；不過自助-->人助-->天助是基本的法則。雖然逆風是飛機起飛、下降的條件，但途中能一路順風，少有亂流，快速從對流層進入平流層，如同鳥兒般利用上揚熱氣流來翱翔（就像人生旅途，遇上貴人拉一把、指點迷津），可以更快、更省力（油）、更安穩地抵達目的地。以上是我誠摯的祝福。 ㊦